



再生实验室

赵九八 著

军工厂绝密灵异事件大曝光



再生实验室

军工厂绝密灵异事件大曝光

赵九八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生实验室 / 赵九八著. — 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5146-0499-3

I. ①再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34851 号

再生实验室

出版人: 田 辉

著 者: 赵九八

责任编辑: 史文良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, 邮编: 100048)

电 话: 010-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 010-88417409 (版权部)

010-68469781 (发行部) 010-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 cpbh1985@126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海外总代理: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监 印: 傅崇桂

开 本: 16 开 (660×960)

印 张: 17.25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6-0499-3

定 价: 28.00 元

目 录

- 第一章 水鬼初现 / 002
- 第二章 蛮河水怪 / 018
- 第三章 河洞迷踪 / 038
- 第四章 断臂之痛 / 053
- 第五章 神秘家族 / 069
- 第六章 鬼谷惊魂 / 096
- 第七章 千足青虫 / 122
- 第八章 黑雾蛇影 / 138
- 第九章 兽能生慧 / 154
- 第十章 隐形攻击 / 178
- 第十一章 地底石树 / 194
- 第十二章 小燕归来 / 217
- 第十三章 绝密任务 / 233
- 第十四章 声波武器 / 249

我叫赵小林，十八岁那年的夏天，我高考失利，一个人在家苦闷，成天昏昏沉沉的，在继续复读还是南下打工的两难选择中犹豫不决。

也就在那年，发生了一件改变我一生的事，许多年后回想，仍然心有余悸。

我常想，如果当时没有遇见那些怪物，没有带领 K 组进入山谷，我的人生会是怎样？会不会是另外的一番景象？或许，另外的景象会让我过得舒服许多。

人生，总是充满了后悔；人生，也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选择；但人生，却从来没有后悔药可吃。

过去了也就过去了，总觉得这些经历不应该尘封，变成自己独有的回忆，应该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。现在，我将以小说的形式，将这些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呈现给大家，为各位朋友、读者增加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也对这些年的自己以及离去的故人，给出一个像样的交代。



第一章 水鬼初现

那年的夏天奇热无比，热得人汗如雨下。

这种热很快让汗变成了油，黏黏糊糊的，别提多不舒服了。不管怎么吹电风扇，洗多少次澡，汗还是会不断涌出，让人的心情也随之变得焦躁不安。

夏夜，我和爹妈一起守在电视机旁看新闻，画面中长江决堤让人震撼，人民子弟兵英勇救灾的行为也让人由衷敬佩。我庆幸这样的灾难没有发生在自己的家乡，只不过这种庆幸很快被洪水的无情到来冲刷得无影无踪。

我的家乡在汉水流域蛮河岸边，长江中下游长期降雨也同样让蛮河河水暴涨。洪水是在夜里无声无息来的，我和爹妈都在二楼睡觉，第二天醒来时才发现镇子变成了泽国。面对窗外混浊的洪水，我吓了一跳，但回想起新闻中人民子弟兵英勇保护人民群众的那幕，心里便安定了许多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灾难，他们都会赶来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，所以我和爹妈放下心来，安心地等待着救援。

我和爹妈被困在二楼一整天，左等右等也不见有人前来救援。我时不时地看向水面，洪水并没有下降的迹象。就在我焦急万分的时候，有人坐着小船挨家挨户地告知大家不要慌乱，让大家好好保护自家财产，说洪水很快就会退去。

这话提醒了爹妈，他们一辈子都在小镇上生活，好不容易才开了家牛肉面馆。洪水冲垮了大门，老爹怕夜里有人趁乱将一楼的东西偷走，所以吩咐我多留一个心眼儿。就这样，我开始守夜。

其实到了夜里洪水已经退去了大半，只有一米多深，或许明早起来后洪水就只留下一堆堆稀泥需要清理。

守夜是很枯燥的事情，由于停电，我坐在一楼与二楼之间的楼梯处打着手电筒看书，渐渐地困了起来。老爹后半夜才替我守夜，所以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要睡过去。

也就在我昏昏沉沉打瞌睡的时候，有水划动的声响传进耳朵，我第一时间感觉到有人闯进了一楼。难道有贼？我猛地清醒过来，大喊一声：“谁？谁在下面？”

奇怪的是，楼下的贼对于我的叫喊并不害怕，反而将水划动的声响弄得更大。

正当我欲打亮手电筒看时，突然愣住了，按手电筒开关的手僵住不动。根据响动判断，楼下好像有好几个贼人闯了进来，这些人弄出的响声越来越大，一点儿也不怕楼上的人，这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

我想起前几天在菜市场的事，有个买西瓜的顾客因为瓜没熟有白瓤，和卖西瓜的小贩争执了几句，居然拿起锋利的西瓜刀将小贩给捅死了。阳光下，我亲眼看见白晃晃的刀子就这么捅进了卖瓜人的肚子，拔出来后一片血红，看得我胆战心惊。这些在楼下搞出这么大动静的人，会不会手中也有刀子呢？

恐惧让人变得胆小，我更加焦虑，身上又开始不断冒汗，黏腻腻的，脑海里迅速思考着对策。很快，楼下传来了一阵“咯咯咯”的声响。之后又传来“哗啦”一声，像是有人直接打破了冰柜上的

玻璃。

我听到声响心里一惊，更加忐忑不安，提高音量大喊：“到底是谁在下面？”

一楼安静了下来，我却连连叫苦，慌张之下手电筒从手中掉落，“咕噜咕噜”一阵滚落声后，落入水中再也找不到了。我真想扇自己几个耳光，居然这么大意把手电筒掉水里了。我记得二楼还有手电筒，准备上去拿。但就在这时，一只毛茸茸的手猛地抓住了我的脚踝。

四周黑糊糊的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却感觉抓住脚踝的家伙力气大得出奇，要不是我拼命地抓着楼梯旁的铁护栏，估计就会被下面那家伙拖入水里。那家伙的指甲好长，也非常锋利，划破了我脚踝处的皮肤，疼得我冷汗直冒。

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，楼上的灯亮了。老爹听到声音起床了：“小林，这么晚了，你在跟谁说话……”

老爹的话没说完，声音戛然而止。我连忙回头看，心也差点儿跳出了胸膛。身后抓住我的是一只猴子样的怪物，那双手毛茸茸的，布满灰黑色的茸毛，脸很小，嘴巴倒是挺大，正张着大嘴，露出锋利的獠牙。

就在这紧张的时刻，老爹手中的手电筒灯光忽然熄灭了。一阵阵惊恐从我心底涌出，猜想着老爹怎么把灯灭了，是不是二楼也发生了不测？

“爹，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我一边喊一边用力，想要从身后怪物的大力拉扯中挣脱出来，却发现另一双毛茸茸的手也抓住了我的脚踝。两只怪物同时对我下手，而且力气大得出奇，我那抓铁护栏的手几乎要脱白了，眼看就

要坚持不住了，整个人就像绷紧的弦，仿佛要从中间开裂断掉。

这时，手电筒再次亮了起来，我心中顿时有了希望。只见老妈拿着手电筒在二楼楼梯处四处照耀。老爹扛了一柄铁锹跑了下来。

“小林，别怕！我杀了这挨千刀的畜生！”老爹使出全身力气挥舞着铁锹对准猴子怪物连砸带砍，同时还大声地漫骂，“叫你们拖我孩子！叫你们拖我孩子！”那两只猴子怪物在老爹的叫骂声中咧着嘴巴发出“咯咯咯”的声响，“扑通”跳进水中，很快游了出去。

经过这番搏斗，我大汗淋漓，几乎虚脱地趴在楼梯上，大口地喘着粗气。休息了一阵子，才稍微缓过神来。这时，我感觉脚踝处有些异样，低头一看，发现老爹的铁锹竟然将猴子怪物的一只手臂给砍了下来。现在，那只毛手臂深深地掐进了我的脚踝里，伤口处不停地正向外流出黑色的血，凑近还能闻见一股腥臭味，跟夏天死鱼发出的味道有些相似。

“哎哟！妈，别动！痛！”一阵钻心的痛让我满头冒汗，老妈想要将猴爪拿掉，见我很痛苦，只好放弃了尝试。这猴爪怪异锋利，不光划破皮肤钻进了肉里，似乎还钻进了骨头里面，疼得我想要满地打滚。

老爹俯下身看了看，皱着眉头说：“这猴爪有问题，先将小林扶到二楼。”

我在老爹的搀扶下回到了二楼，躺在床上，长长地嘘了口气。老爹老妈非常担心，尤其是老妈，不停地责怪老爹：“你这个爹怎么当的？放孩子去守夜，自己却跑去睡大觉？现在好了，孩子受伤了，你说这么大洪水，哪个来给小林治脚伤啊？”

我忍住疼痛，反过来安慰老妈：“妈，你别怪爹，说不定明早起来，猴爪就会自动掉落了。难不成它还打算在我脚踝扎根啊？”老

妈见我还能说笑，也就稍稍放下了心，回房睡去了。

爹妈走后，我也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迷迷糊糊中我做了一个噩梦，凌晨三四点钟醒来，却忘记了梦的内容。借着手电筒的光线一看，发现脚踝又痛又痒，还肿得老高。我有些诧异，这猴爪不断缩小，像是要钻进肉里去的样子。我越看越觉得恐怖，不知道那些抓我的猴子是什么怪物，更不知道这猴爪有什么古怪。我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发呆，越想越感觉不安，真害怕猴爪就这么长到肉里面去。

很快天就亮了，起床后，我拖着红肿的腿去上厕所，遇到了爹妈，他们看我腿上的伤一阵心疼。

老妈紧张地说：“小林，你的腿伤都肿得不成样了，这样不行，得去医院看看！”

老爹附和道：“这只猴爪好像长到肉里去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细菌，还是赶快去医院看看。”

我听了爹妈的话后心中一阵暖，但也不想让他们太过担心。我担忧地望着窗外，洪水没退，从家到医院的路还挺远，要怎么才能去医院呢？

我仔细看了看伤口，发现毛茸茸的猴爪已经长进了肉里，脚踝凸起好大一个脓包，散发着一阵阵咸鱼般的腥臭，一旦划破就会流出脓浆。

老爹的话打断了我的沉思：“小林，照我看，昨天晚上抓你的动物可能是水鬼猴子！”

老爹的话让我很困惑。在我们家乡，水鬼猴子很有名，到了夏天，很多贪玩的孩子爱去蛮河游泳，几乎每年蛮河都会莫名其妙地淹死几个人，据传，他们都是被水鬼猴子拉下水的。但是，这水鬼

猴子一般只在水下活动，很少听到它们会爬上岸的传闻，奇怪的是，昨天夜里怎么突然来我家了呢？

我上完厕所后，发现老妈穿着长筒胶鞋下去了一楼，查看面馆的损失，很快就发现冰柜被砸开了一个洞。

“牛肉丢了，这些畜生偷了牛肉！”老妈恨恨地说。

那年头，牛肉很贵的。这下我大概明白了，一楼的冰柜被水鬼猴子敲碎了，里面冰藏的牛肉不翼而飞。原来这群水鬼猴子目的是偷牛肉，被我的呵斥惊吓住了，所以才对我下手。

我脚踝的伤口肿得越来越厉害了，爹妈非常担心，可洪水还是一米多深不见退，混浊不堪地向前翻滚着，像是永远也不会停息的样子。老爹是个急性子，想背我蹚水去医院，不过这太过冒险，被老妈劝阻了。

就在我们心急如焚的时候，不远处有马达声传来。我连忙看向窗外，只见一挺冲锋舟由远及近驶来。冲锋舟上面的人穿着绿色迷彩服，最外层套着亮眼的红色救生衣。

救援人员的到来不光给我们家带来了希望，也给镇子上遭受洪水围困的人们带来了希望。在救助了附近几户人家后，一挺冲锋舟停在了我家楼前。

“喂！”冲锋舟上一个穿迷彩、和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对着楼上喊，“家里有几个人啊？”

“三个！”老爹刚回答完，小伙示意我们下来，说护送我们去安全地带。

下楼后，老爹高兴地问：“你们是什么部队的？到时候我好给你们领导写表扬信。”

“我们是志愿者，不是军人！”小伙略带羞涩地回答。

老妈率先蹚过洪水登上了冲锋舟，老爹背着我在洪水中慢慢走着。伤口在洪水的浸泡下更疼了，我咬紧牙关，尽量不发出声音。不多时，老爹把我安置在冲锋舟上，脚腕肿起的地方像海绵吸满水一样发胀，我不敢多看，将视线转移到了驾驶冲锋舟的小伙身上。

小伙的脸色不怎么好，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，我联想起新闻中人民子弟兵英勇救灾时的画面，很受感动，也很崇拜，下意识将他也当成了军人。想到我也正值当兵的年龄，心底萌生出参军的想法，这想法让我兴奋。

水花在舟尾溅得老高。目的地快到了，爹妈的心随之放下，我也松了口气，不管腿上的伤口多么严重，相信到了安全地带就会有医生来诊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
其实所谓的安全地带就是一处地势比较高的学校而已，上面搭建了几个红“十”字标志的绿色帐篷。

就在这时，冲锋舟忽然停止前行。“咦，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坏了？”小伙自言自语道，抱歉地对我们笑了笑，说，“放心，不太远了，很快就能到岸。”随后他改用舟上的桨来划水。

眼看距离岸边越来越近了，我的心彻底放松。忽然，一只灰黑色的毛手从洪水中伸了出来，迅速抓住了正在划水的小伙的手臂，“哗啦”一声，将他拉进了水里。只见浑水一阵翻滚，很快变得平静。

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和爹妈都吓呆了，那个小伙刚才还在好好地划水，转瞬间就消失在水中。

“来人啊，救命啊！有人掉水里去了……”

我着急地大喊，希望附近的人能够来帮忙。此刻，我看不清楚水下到底有什么，混浊的洪水一直向前流淌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

生过。

很快，红色救生衣浮出了水面。随后，冲锋舟又是一阵颠簸、旋转，越转越快。

“老头子，我们会不会掉下去？”老妈越来越惶恐，我能感觉到老妈在不停颤抖。

“别怕！你们都靠近我。”老爹安慰着老妈，将她抱紧。

“轰隆，轰隆……”不远处传来了马达的轰鸣声，有冲锋舟驶了过来。

我和爹妈还在颠簸的冲锋舟上，只感觉天旋地转，眼睛发晕。我张大嘴巴想要喘气，却感觉嘴唇上有些湿润，下雨了。

老妈和老爹紧紧地抱着我，就在这生死一刻，一家人就这么紧抱着沉默不语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够表达彼此间的爱。

“是不是水鬼猴子来报仇了？”我忍不住胡思乱想。就在这时，冲锋舟停止了旋转。

十几个穿着红色救生衣的人潜入水中寻找，五六艇冲锋舟也在水面上四处寻觅，可是再也没看到那个小伙的身影。他那张疲惫不堪的脸还在我的脑海中闪现，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冲锋舟停止旋转后，爹妈好半天都没说话，不想提及刚刚发生的事。我相信他们也是太过震惊，上了岸后才渐渐好转。

现在，我的伤成了爹妈最关心的事情。医生看过之后，给我简单开了些防止化脓的外敷药，说要去找主任过来再看看。

在这空当儿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，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落水的小伙，就让老爹打开帘布。放眼望去，小伙落水的地方一片浊黄，搜救人员已经散去。

救援队伍的医疗主任很快就来了，是个女人，看起来大约三十

多岁的样子。她仔细查看了伤口后，微蹙着眉头问：“你是被什么动物抓的？”

我一五一十地交代，不完整之处由爹妈补充。主任不断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，过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们先等等，我得先向上级汇报！”说完便走出了病房。

我的腿伤有必要向上级汇报吗？主任的这句话，让我的心又悬了起来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大家都不说话。见主任好半天不回来，老妈忍不住打破了沉默。

“老头子，你说，那个小伙，能不能找到？”

老妈的话戳到了我内心深处的痛，一时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腔。老爹也不回话，低头一个劲儿地吸烟。

那个主任终于回来了，她说，由于我的伤势严重，必须转移到大医院，急救车会在晚上九点钟出发，让我们准备准备。走出帐篷时，主任见老妈很担心的样子，安慰了几句，说根据我的情况，家人也可以随行。

想起来很不好意思，我都十八九岁的人了，还让爹妈担忧。回想起那个被水鬼猴子拉进水里的小伙，让我感到很自卑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生活在爹妈的呵护下，依赖心很重。此刻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忽然有一股强烈地想要摆脱掉父母出外闯荡的冲动。对，就这么办，等腿好了就行动。说不定去了部队还真的能够好好磨练一番，有所作为……

我抱着对未来美好的期望沉沉睡去。不知睡了多久，被尿给憋醒了，却发觉天已经黑透了，爹妈并不在帐篷里面。外面还在下雨，雨中有模糊的光亮，还有嘈杂的声响，估计是大家都在营地领晚

上吃的食物。

我挣扎着起身走出帐篷，没有雨伞，只好淋雨拖着红肿的腿前行，站在一摊水洼处撒尿。一阵阵舒爽传来，不过，在那沙沙细雨的声响中，我忽然听到了一阵“咕咕咕”的声音，吓得我差点儿尿到裤腿上。

我惊吓之余连忙憋住了尿，还有三分之一的尿水没有放出。看见水洼处有只矮小的动物正悄悄地向我爬来，不由得惊慌失措，憋住的尿又撒了出来，这次真撒在了裤腿上。我边尿边向后退，脚下的动物也加快了速度。

妈的，这时我才看清楚，脚下的动物是水鬼猴子。它的眼珠子反射着帐篷里的灯光，透着浓浓的恨意。

终于尿完了，我痛恨自己怎么这么胆小，同时加快了后退的步伐。水鬼猴子“咕咕”声越来越急促，仔细看过去，发现这只水鬼猴子断了一只手臂，不知道是不是老爹用铁锹砍掉的那只。难道它是来抢长进肉里的猴爪吗？靠，水鬼猴子断臂后还能接肢啊！

我的衣服早已湿透，眼看水鬼猴子距离越来越近，我吓得瑟瑟发抖。我想要转过身开跑，不料却被石头给绊倒了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

“咕咕，咕咕咕咕！”水鬼猴子仿佛在讥笑，一步步靠近。此刻，在它眼里，我似乎成了唾手可得的猎物。周围非常空旷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抓，我徒劳地四处乱抓，一抓一把湿土。难道我就要这么被水鬼猴子拖下水去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它得逞。一股求生的本能猛然间在体内爆发，我手脚并用，努力地向前爬，想要远离身后的水鬼猴子。与此同时，水鬼猴子也更加急促，像是要和我比赛似的，毛茸茸的爪子已经摸到了我的鞋底。

“小林，赵小林！”

不远处传来老爹的呼喊，我连忙大声回应。很快，一大批人向我这边赶来。此刻，水鬼猴子已经抓住我的脚踝，眼见人群越来越近，水鬼猴子很不甘心地“咕咕咕咕”叫了几声，然后纵身一跃，消失在了黑暗中。

白天的主任也来了，在听完刚才的事情后，果断地下决定：“去大医院的汽车将提前起程！”同时，也不管我身上裹满泥浆，就让两个护士扶着我，连帐篷也没回，直接和爹妈上了车。

车内，老妈拿着领回的面包让我填饱肚子。我还没有从刚刚被水鬼猴子追杀的惊恐中回过神来，什么也吃不下。

好心的司机让我脱下脏衣服，递给我一条毛毯驱寒。

车行两三个小时，途经市区也没有停留，直接开到一片空旷地带。我本以为已经到了医院，没想到车停了大半个小时之后，又开到了一架飞机面前。随着飞机发动机轰隆的声音，我和爹妈飞上了天空。我一直在小镇上长大，从没去过外地，更别提坐飞机了。飞上半空的感觉让我很兴奋，机舱虽然简陋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四处打量，乐滋滋地趴着想看下面的云，可惜什么也看不见，眼前一片漆黑。

一个小时过后，飞机缓缓降落，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，我不清楚简单的腿伤为什么会让这些人大动干戈。下了飞机后，有一辆面包车迎接，上面坐着好几个人，我问开车的司机即将要去的目的地，司机耸了耸肩，表示不能回答。

又是好一阵颠簸，才到达目的地。我多留了个心眼儿，借着车灯的光亮，在车开进大门的时候向车窗外看去，发现大门处白色的竖牌上写的并不是医院，而是“五九所”几个黑字。我的心忽然悬

了起来。

车已经开进了大门，我转过头去看爹妈，发现他们被车颠簸得睡着了，根本没发现异常。也难怪，现在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，如果没有洪水，这时候早就睡下了。

车又行驶了好一会儿才停下，我下车后四处打量，只见这地方很空旷，也很冷，寒风吹来冷飕飕的，我连忙紧了紧身上的毛毯。根据周围地势以及飞行的时间判断，我应该到了西北部。

一栋白色的五层楼建筑前有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，他们见我到来，立刻迎上前。

“他就是病人？”其中一名五十岁左右的男医生问。

司机简单报告了带我们前来的经过后，这个男医生下命令道：“给随行家属安排住宿，马上对病人进行手术！”

爹妈随后被人带走，我随着这些白大褂医生进入到白色建筑内，来到一间手术室。那个男医生让我躺在手术台上，随后他们开始忙碌起来。

“现在就要动手术了吗？”我躺在手术台上，支起身子问道。可是，医生各自忙碌着，根本没人理我。无聊之余，我仔细打量身旁最近的这个男医生，只见他一脸肃然，两鬓间的头发有些灰白，板着脸在调试着仪器。

“你腿上的活体标本正在变异，怕夜长梦多，所以要马上进行手术！”

一个温柔的声音传来，我扭过头，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正盯着我。想必刚才就是这个女医生回答了我的问题。我的心情好了些，也就不再追问，反正只要能将腿治好，怎么对我都行。

一剂麻醉药后，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。